

人生好境

我做花农种春天

袁福珍

一颗不老的心，记挂着那一方田野。冰化了，雪消了，故乡的山川已然有了徐徐春风，暖暖的阳光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悄悄来到我的身边，我心灵上的童话又要开始了。

春鸟鸣唱，喜鹊高歌，叫得欢快清脆。柳丝抽芽，丝丝缠绵着那个有新绿的枝条……

听到被滞留长春的农民兄弟，乘坐专属大客车返回农村的家的消息，我知道，春天来了，是耕田播种的好时光了！

想着，就做。我把梯子搬到二楼半，爬上缓台。我的田野干干的，茫茫的，衰草熙熙。还好，有三大株野草像花儿一样疯长，有一巴掌大。泡沫箱子和木箱子二十个，便是我的土地和等待耕耘的田野。我把残留的野草清理干净，把两袋子肥土均匀地搅拌到缺土的箱子里，用小铁铲深翻一遍，把去年的小白菜、臭菜、生菜、树椒、香菜的菜籽都各撒了三四盆，用肥水浇洒一遍，便等待它们的发芽、成长。

天气预报，明天有雨。那个黄昏，还真的下了，那是我和农民都喜爱的贵如油的春雨。这嫩嫩的萌芽，就是第三天时的杰作。白菜、生菜等真的长出来了，它们为我而生，为春天而来，为生命而光彩夺目。看到它们的娇媚容颜，我知道，温润如玉的春天来了，耕耘的春天正深情款款地走来，葱郁娇媚的春天正袅袅婷婷地走来，等待我的拥抱。

我后悔，当时把家里的花也一并搬到露台那儿该多好。沐浴一场春雨，茉莉会更加洁白无瑕、香溢四方；金边虎皮兰也会浴雨清新、剑气冲天；那茛苳草也会含珠露、艳丽夺目；一束兰草，俏俏然，脱俗无忌，茂盛清雅！

去年，我在早市买了朝天椒的秧苗，辛辛苦苦地把它们栽种到了露台上。它们遇风随雨雨雨雨，沐浴阳光，在我的除草、浇灌下，初秋竟结出了尖辣椒。遗憾的是，辣椒既不朝天也不朝地，卷卷的像残月。我想起前年的朝天椒，一簇簇红艳艳，像朝天开放的花朵一般，有的一半绿一半红，还有两棵是金黄色的，果实累累，煞是喜人。邻居看到也赞美夸奖。我骄傲地赠送给他们，因为我是花农，种菜种花自己不用。我很怕辣，种花种椒，就是欣赏它们的美，体会花农的快乐幸福，让红椒如霞红艳，使夕阳灿烂生辉。

种一束花，收获一行诗。种朝天椒一串串，收获美文一篇篇……播种的快乐、耕耘的快乐，浇水、剪枝、除草、采摘的快乐，是种下春天的根，收获岁月的兴旺繁华与希望……

我做花农，体会方巾包头的农家女的俏丽模样，感悟阳光下汗水咸咸的滋味，紧握手里的小锄铁铲赋予它们新生与使命……花前月下，我种下了春天，还怕没有夏荫秋香！

其实，我是揣着一颗水禅心，把体力精力消耗磨损，而去相约我的远方……自信，给我力量，观海听涛、宁静致远。

我种下春天，就有了游玩的花园、林海、草原、旷野、山峦和绿原、大海——在这样的春天里读书，看一本旧得不能再旧的《安徒生童话》……春天，在我的生命里无限放大，无限。

田园梦

王小微

居家的日子，望着窗外，隔着窗棂。眼看着阳光一点一点地明亮、温暖，树木一点一点地打苞、抽枝，人的心情竟也分外急迫起来。

因为疫情，婆婆被阻隔在了城里。每日，楼下人家的小园，就成了我们眼中的风景。

那小园的主人，松翻了一片泥土，泥土散发着潮湿湿的气息。铁篱笆旁，他们架上竹条，就是细细密密的爬架。闲来无事，他们又松翻了一遍泥土。如果下午太阳好，夫妇两个索性搬来小凳，拿过细筛，把每一片土都筛得细细的。

阳光下，这一方小小的、上过了鹿粪的土地，细绵绵软得像摊在地上的一袋黑面粉。遥看，又像是一铺舒适无比的床榻，让人，简直有种躺下来的冲动。

春天里，有着一方土地的人，又要开始摩挲大地，与大地温存吃语了。

大概，每个人心里，都有一个田园梦罢。

就像齐豫的那首歌里唱道：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亩田。用它来种什么？种桃，种李，种春风。

大好春光里，更感到“种春风”一句，神来之笔。翘首盼着，春风就吹过杨柳，吹过花枝了。

几度春风过，少年到白头。

春风一吹，城里乡下，人们的田园梦就苏醒了。看到一块草坪，就会想到如果是一处菜园多好。看到一块土质尚好的荒地，简直更要啧啧感叹，心中早已安排好了各色菜种的名目。

久居高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小小一块菜园，承载了多少寄托。

有了小菜园的人，推开门来，一脚就踏进自家的园子。蹲下来翻翻土，站起来望望天。掐腰四顾，俨然就是一个国王了。小园径独徘徊。虽然这王国小了点儿，但是哪怕只有立锥之地，那也足够让这王国之中的主人，神闲气定，眉梢眼角皆是洋洋喜气。

老了，再不爱华服美裳，也很少出门远行。儿女忽成行，却已在他乡。

那么此时，也许再没有比土地更令人感到可亲可爱的吧？

如果这时，身体尚好，又有一方田园，看起来的确是上天给予自己的难得美意。

楼下的园主，就是这样一个个美滋滋的人。因为她有园子，且是两方。当初，不管天遥地远，她卖了市中心的大房子，一口气买了这里的两小套，如此，就有了两个田园。

这两个田园的主人，引起了大家齐心的艳羡。来来往往，都愿意在她门前驻足。而她，似乎也鼓足了心气儿，鼓

足了精气神儿，把自家打理得俨然一个大花园。

她家的夏天，菜总是葱葱郁郁。篱笆架上的层层密叶，让小院成了神秘王国。门外的花，也总是恣意地开。西番莲妖艳，鸡冠花一丛丛，在晚风里招展。

路过的人赞叹着花，其实也是在赞叹着女主人了。

而眼下，居家隔离的日子，小小的园子还只是刚刚松完了土。

趁着出门的间隙，婆婆和我从楼上来到楼下。从俯视到平视，我们也来了一次重看小园。

越发看得婆婆心乱如麻了。种了一辈子田地的她，哪里瞧得上这巴掌大的一方。但是眼下，她实在是，替我们深深地羡慕着这一方小园。

而此刻的我，内心里当然只好用“有园受累”宽慰。没有，那就望望人家的风景好了。迈开双腿，且去小区里漫步罢。

远远地走着，看小园的主人停下地里的活计。她蹲在路旁，在给流浪猫咪们准备食物。猫粮、清水、自家炸的油条碎渣儿，皆被她细心地摆放在盘里。这长方形的大盘，铺满了丰盛的食物。灼灼日光下，那食物色泽优美，倒看得行人眼馋起来。

也许，住在一楼的人，都是接着地气的人，也更容易做个有心有爱的人。且看她还细心地，将自家栅栏下面的竹条，支得高高。如此，就是夜半有猫来，也能穿过这空隙，觅得食物和温暖了。

有这样能干的好邻居，不知怎的，我心里仿佛也愈加踏实了似的。

想来想去，是这邻居愿意呈现一派红火的日子罢。她呈现了一幅好日子应有的模样。让路过的人都觉得，嗯，这是美好的，烟火的人间。

住进高楼里的人啊，真是太寂寞了。

一起，隔着距离，远远地与园主人寒暄起来。聊到园子，仿佛须臾，婆婆就笑逐颜开了。

终于忍不住，谦逊的老师发言了。小园的女主人，也开始了连珠炮似的发问。

豆角籽该发芽了吗？日光照多久为好？黄瓜秧几时掐尖？掐掉几个叶？……面对一个七十岁的老妪，经验丰富的园主人也愿意再次化身小学生。所谓有用则听之，无用也无妨。

而婆婆，也终于英姿飒爽了，仿佛，瞬间抖落了连日里疫情的阴霾。园中事物，她细细而谈。

哗啦啦，紫菽的种子落地了。这小园的主人忙碌着。婆婆告诉她，且让这种子密密地撒。种完了，园主人让我们看她院外的葡萄根、樱桃树，看她去年栽下的百合种球冒出了紫色的嫩芽，看她的樱桃树结了密密麻麻米粒样的花苞。

说着话儿，时间就悄悄地溜走了。迎着这春风，且得回家去。春风，也是这样温柔了。剩下一个人的婆婆，来到了城里的婆婆，只有站在土地上，站在春天的大风里，才能让她满心欢喜。

而我，在春风里也不免蠢蠢欲动起来。我想着，也许可以在园区外觅得一小块土地呢？婆婆立刻眉飞色舞。我们甚至还一起在网上看了开荒的小窍门，但，想想又作罢了。

就让楼下人家的小园，是我们眼中永远无需付费的风景吧。

私人聊天

天生我才

三个小伙伴

吕松军

少年时代的朋友很难找到，也很难聚齐了。时代是大潮，而我们是漂木，早已天各一方，因为分手的时候我们还小，现在既擦肩而过我们也可能不曾相认，这是无奈的，不接受也得接受。

可是最近，我却无意中找到了我少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。当然，这要感谢网络这条神奇的纽带，是它把分散在祖国大江南北甚至是大洋彼岸的他们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。

玲和新是我儿时的伙伴，我们一起上小学，我们三个形影不离，曾经引来许多小朋友的羡慕之情。小学毕业之前，新去部队当了一名女兵，我和玲一同上了中学，同在一个班级。中学毕业之前，玲也走了，去油田，我坚持到毕业，最后响应号召去了农村。

三个好朋友就这样天各一方。开始我们还书信不断，保持联系，后来，由于年龄的增长、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以及各方面的因素，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系……但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谁也没有把彼此忘记，特别是那些儿时的记忆，始终梦幻般地出现在眼前……

小学三年级时，老师带领我们去长春市郊区参加学农劳动，时间是一周。分配住宿的时候，我被分到了一位姓管的队长家中，他家有三口人，夫妻俩带一个孩子，条件比较好；新分到的那家也可以，新婚的小两口和一个老妈妈；只有玲分到的那家条件稍差。于是，我和新就偷偷地把玲叫到我们的房东家吃饭。有一次，被老师发现了，批评了我们。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班干部，竟然带头破坏纪律，我们接受了批评，并做了检讨。

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，我们和各自的房东都产生了感情，临走时依依不舍，并约定有机会还会来。放假了，我接到了房东管叔叔的来信，说我们亲手种的蔬菜都下来了，邀请我们回去品尝。

我们高兴极了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我们仨相约一同去做客。我们每人向家长要了几元钱，给房东家买了些糕点，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。一路上，我们边走边打听，走了一上午，才终于走到房东叔叔家，脚上都磨出了水泡。管叔叔看着我们一个个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别提有多心疼了，赶紧让他爱人为我们打水泡脚，然后做饭。我们也真的走累了，也饿了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吃饭后，管叔叔带着我们参观菜地，因为那里也有我们的汗水。之后，管叔叔派队里的马车把我们送到车站，还帮我们买了回去的车票。此后，我们再也未去过那里，如果管叔叔还健在，也应该有80多岁了。

“小鸟在前面带路，风儿吹向我们。我们像春天一样，来到花园里，来到草地上……”这是儿时经常唱的一首歌，很好听。

是的，小鸟们都飞走了，那一年的春天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，留下的只有记忆。现在我偶尔做梦，儿时的我们依然是童颜，天真烂漫……

“我们曾终日游荡在故乡青山上，到如今却劳燕纷飞远隔大海重洋，友谊万岁，朋友……”这首《友谊地久天长》曾伴随我们走过了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直至今日，我们都已过了花甲之年。

网络连通了世界的许多角落，我的那些怀旧文章不知怎么被玲偶然看到，于是，通过寻找好友的方式，我们联系上了。当发现玲给我的留言时，我激动得忘乎所以。之后，我们还见过几次面，可遗憾的是玲还有自己的事业，且不在本市居住，但我想，这并不能影响我们见面，因为现在都有车了，很方便的。

还有更激动人心的消息，新也找到了！两年前，我和哥哥弟弟陪老爸去医院体检，在药局门前，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松军，是你吗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怔住了，似曾相识的面容，我们面面相觑。这时，我哥哥认出了对方，因为我儿时的伙伴哥哥都认识。于是，我们握手、拥抱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！在这里意外地相遇，真是一种缘分。

分别45年的好朋友都找到了！我想，不日，我们三个好朋友将聚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，盼望那个时候依然能在对方的心灵上找到童年的影子，心地纯净，举杯痛饮，一起唱《远飞的大雁》《快乐的节日》《友谊地久天长》……

人生况味

难舍金达菜

崔少华

五月，我要去探访和告别那春风里怒放的金达菜。

小时候，春天来了，我家的后山上就开满粉灿灿的金达菜。我会采几束插在瓶子里，放在木格窗下的书桌上，于是满屋都充满了欢乐和馨香。我还会摘几朵金达菜花瓣，放在书页里，让她的香气与书香交融。有时，我还会把花瓣拓印在白衫上，让她成为扮靓我的标志性最爱。为了这份喜爱，我想把她移植到自己家的院子里，让她每天陪伴着我，整日整夜地开在我的身旁。父亲不同意，他说：“金达菜适宜背阴的山坡，挖回来是不会活的。”我不信，于是带上铁锹和绳子偷偷上山。

来到山脚下，向山上望去，那山的个子好高高，我好小好小，小得像一片叶子。远远望去，那里有一片与蓝天白云连接的风光，仿佛飘移在我梦里的淡紫色烟霞。她们挥舞着粉红的纤手向我召唤，轻轻摇摆着从山的一边向另一边流淌。

山路崎岖，我就拽着灌木的枝条一步步向上攀爬。周遭静极了，只有我的呼吸声和脚下砂石的滑落声。用时很久，我终于投入到了金达菜的怀抱。微风吹过，金达菜花瓣慢镜头般飞过肩头，一次次带走我追随的目光。我贪婪地嗅着花香，快乐地与她打着招呼，同时也默默告别。

金达菜属灌木科，枝干算不上粗壮，甚至可以说是纤弱。可她的根却很粗，弯弯曲曲伸出去好长。我怕弄伤她的根，就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挖，抠得一双小手全是泥土。她的根刺破了我的手指，痛得我流出了眼泪。可我倔强地咬着牙，用手帕简单包扎一下，继续挖，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往外拽，还真是个大工程呢。

等我挖完，天色已晚，我赶紧用绳子捆好，背在背上。

大山里初降的夜晚更加寂静，静得能听到自己“咚咚”的脚步回声。我惊呆了，奋力向着家的方向飞奔。大大的圆月静静地跟从我小小的影子，鼓励着我。忽然我看到远处有一束光在晃动，我更加害怕了。正不知应该躲到哪里，就听到“芝儿，是你吗？”是爸爸的声音！我激动地扑过去。父亲用宽厚的大手慈爱地摸摸我的头，把手电递给我，又从我背上卸下那棵大大的金达菜背在自己肩上。

跟在父亲的后面，我跳跃着跑回家。父亲说：“快吃饭吧！”我说：“不！我得先把她栽好！”父亲拗不过，只好和我一起弄。先在前园里挖了一个坑，浇上半桶水，又放些农家肥，再把她放进去，埋上土，使劲踩了又踩，又浇上半桶水。我看着水都渗到泥土里，又绕着金达菜转了一圈，才放心地进屋去吃饭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我每天都给她浇水，和她聊天，可她最终还是枯萎了。我伤心而自责地想：一定是自己对她还不够好。我去问过很多人，请教树木移植的方法，大家说法不一。有人说，树木都是有方向性的，我想这也许是对的，就又尝试给她用红布条做好最南面方向的标记，结果一样是失败。经过这样无数次与金达菜的不离生死别后，我知道金达菜是一个有个性的花神，她挚爱自己的故土不愿离开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我也就尊重了她的选择，让她快乐地与伙伴们一起生活在那人烟、土壤也并不肥沃的大山里。

我则在每年的春天里，或者和伙伴们一起，或者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山里探访她，她则以灼灼其华来回报大家。她用常开常新的激情点燃着我的生活，让所有的停滞和沮丧都烟消云散，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艰难险阻。再后来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她竟然在办公室对面的山上开满了一坡。她染遍了背阴的坡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如霞似云，沿着蜿蜒的小径直入丹霞。那时翠色尚遥，但她已是遍野新娇，美丽的蝴蝶沉迷于她的花海之中。

美丽的金达菜，你的血脉早已融入我的躯体，化作嫣红的精神色彩和蓬蓬勃勃的痴情！如今我就要离开，去一个没有你的城市，我一生都会把你牵挂。